

(接上期)

九朵花

“憨女子”柳枝儿

柳枝儿，女，33岁。她有一儿一女，女儿17岁，在读幼师；儿子8岁，念小学；丈夫在老家附近建筑队干活。

“柳枝儿”我在本子上记下这三个字，感觉一股清新的气息扑过来，我咬着笔帽说：“好名字。”将柳枝儿般鲜活的目光甩向她，却怎么也诗意不起来，面前的柳枝儿矮矮胖胖，分明是一截柳木墩子。

“指甲姐”说，憨女子小时候并不憨，7岁时掉到水井里淹着过，村人救起，放在牛背上控水，缓过气了，人就憨乎了。“指甲姐”说：“柳树枝儿插土就活，她这名字皮实。”

“憨女子”柳枝儿看起来很皮实，我正想问起她男人，她竟然竹筒子倒豆子地说：“俺男人给人盖房子搬砖哩，俺闺女、小子都上学，个个喝钱的货。”

我正要夸她好命，她却不让我插嘴，自顾自地说：“俺在河南老家没少给人打工。在足疗店给人端过洗脚水，在服装厂钉过纽扣，老板娘嫌俺钉得不好，不让俺干了。不让干拉倒，离了你这茅坑俺还不拉屎了？这不，俺就一蹦子跑到了新疆。”

“憨女子”柳枝儿突然捂住肚子，她拽下腰里的棉花包，一溜儿小跑去了芦苇丛，回来时脚步虚腾腾的。

她喘着粗气说：“俺一说茅房就想拉稀，这一个多月肚子没有好的时候。天天给老板要药吃，药也堵不住，说是水土不服。俺在家三天拉一回，在这一天拉三回。身上的力气没有少，还是可有劲，就是耽误拾棉花。你看，俺跑出去一趟，人家超过一大截，她们都快拾到地头了，俺还在这半腰里。”

我说：“少拾点棉花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你这肚子，得赶紧治治。”

没想到她一瞪眼说：“那可不中，俺得抓钱给儿子看病。”

我一惊，问啥病。她说：“脑子里长个瘤子，医生说先吃药输水，过一段看看再开刀。”

这可是个大负担、大苦难。我紧皱眉头说：“那可是要花一大笔钱，你们两口子该怎么挣啊。”

她又一瞪眼说：“能咋挣哩？俺一毛一毛地抓，一块一块地挣，只要手脚不歇，俺孩儿就有命。”

我劝她说，儿子不会有事的，药物治疗一阵子，说不定就不用做手术了，再说，国家还有大病保险呢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这次她没有瞪眼，低头盯着棉朵说：“都怪俺命硬，家里养啥啥死。养羊羊病，养鸡鸡瘟，就连俺栽在院子里的花，没等打骨朵就死了。连俺老公公也开地去了。”

我问：“开地？在新疆吗？开几亩？”

她又把眼一瞪说：“死了，在地底下干活哩！”

我吓得一哆嗦。

正巧“指甲姐”背着棉花包经过，她说：“别拾啦，吃饭了。”

我站起身一看，两个年轻人抬着饭朝这边走，身后是一片矮矮的村庄。我上前帮“指甲姐”抬棉包，二十几个拾棉工，抱着棉花棵子都朝地头走。

这是一片空地，地上戳着小半截干枯的葵花杆。在我还没到来的时候，这里曾开满了金灿灿的大葵花，那花盘比胖媳妇的脸盘还大，一圈的大花瓣，就像是包裹着黄锦缎。这一大片的大葵花，就这样朝着天上的大太阳恣意地盛开。

我正在大葵花中迷醉，大伙儿呼啦啦围到了饭菜旁。一大盆煎豆腐，颜色黄黄白白很动人，豆腐比汤多，浓郁的香味很诱人。有人从包里掏出大碗开始自己盛饭，一勺又一勺，冒尖一大碗，又去竹筐里拿馍馍，一看是炸油饼，黄哒哒、香喷喷，刚出油锅的模样，下手就更猛。手指烫得一缩，却又立马伸出，拎一个饼在半空，一口咬个小月牙，两口一个大月牙，三口下去就剩半个了。

其他人也挤着盛饭，场面很活跃，把送饭的小夫妻挤到了一边，小媳妇的肚子脸盆一般大，小丈夫把她拉到身后。两张仍显稚气的脸木楞楞的，看来他俩是第一次来送饭。



我正呆呆地看，“指甲姐”端着饭菜用胳膊肘碰碰我，说：“你的碗哩？还不快去盛饭。”

我摸摸布包，掏出一只小碗，“指甲姐”挤过去帮我盛了，递给我说：“瞧你这小碗儿，像个鸡蛋壳，一看就不是掏劲的人。”

我端着豆腐闻了闻，“指甲姐”翻了我一眼说：“还不吃？闻闻就饱啦？”

我说担心里边有大油。她“扑哧”一笑，说：“俺来40多天了，连个荤腥都没见。别说大鱼大肉了，就今儿这豆腐，还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。”

她指了指空地说：“这片地是老板种的葵花，收了不少葵花籽，吃的都是新榨的葵花籽油，想吃别的也没有。”

这时，“憨女子”柳枝儿扛着大棉包拖拖沓沓回来了，她把包往地上一墩，浮土腾起来，吃饭的人赶忙捂住碗口。“憨女子”端着大碗去盛饭，她弯腰看看盆，又看看筐，突然把碗一扔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嚎：“俺的饭叫谁吃了？咋没饭啦！”

我不安地看看自己的碗，那年轻的男主人白了一张脸，他不安地看着地上的“憨女子”。“憨女子”两脚轮换着乱踢腾：“俺就拉一泡屎的空儿，饭就没了。这下好了，肚里没食想拉也拉不出来了。”她拉来拉去的，大家伙儿谁也吃不下了。我越想越觉得抢了人家拾棉工的饭，就连忙端着碗送到“憨女子”面前。

小男主人拦住我说：“你吃吧，家里有，我带她回去吃。”

小夫妻抬着空盆走了，“憨女子”柳枝儿端着空碗跟在后头，裤子上的泥土一走一掉。

一群人又往地里走，有人从葵花茬子里急火火走过来。她50来岁，穿一条黑色胖腿裤，花格子棉马夹，粉色围巾裹住头，围巾的两个角，在脑后一走一颤，她边走边喊，一口正宗的周口话：“你说这像话吗？饭不等人盛就抢了，有人撑着，有人饿着，这像个啥？俺儿气得脸蜡白，俺儿媳妇气得在地哭，看你们都干的啥事？”

她在我不远处站下，胳膊交叉抱在胸前，右脚向前一步，脖子一探一探地说：“今儿来人了，你们就给我办难看，让人家作家都写上吧，看看谁难看！”

地里没人吭声，大家各干各的活儿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。

我听见了，明白她是专门说给我听的，就拍拍旁边的布包让她坐。她低头走过来，不坐，蹲在那生气。她的花白头发从头巾里露出来，眼角的皱纹像打开的折扇扇骨，眼睫毛倒是又密又长，随着粗重的呼吸，忽忽闪闪。

她转过脸对我说：“你说说老乡，这是不是给我办难看哩。几天前，他们说，老板娘咱做顿豆腐吃呗，想吃豆腐了。我就跑了几个村，在咱永丰老乡开的豆腐店里买豆腐。听说你来了，我又用新榨的葵花油，炸了一篮子油饼子，一人一个，算上你，还该余剩四五个。结果，你看看……”她两手一拍，“啪”一声，又摊开。

我说：“都是自家人，肉烂待锅里，吃多吃少这都不是个事儿，大家干活都起劲儿。”

老板娘说：“说起拾棉花，咱周口人最死守，从天明到天黑，待在地里不停歇。一块地，一两天拾了个精光，这周边找咱拾花的老板排长队，还有几家没有排上号。就是有个小缺点，不拘小节，缺少规矩，这是在咱自己家，要是在其他地方，怕人家背后笑话咱。”

我不由得对老板娘心生敬意，她提到“小节”，讲到“规矩”，是对家乡、对姐妹们更深层的爱。

我说：“嫂子，你讲话这么有水平，起码是个高中生吧。”

她揪住围巾的一角掩着嘴，笑的模样很羞涩。她说：“说起来怕老乡你见笑，俺满打满算才上了一年半的学。家里姊妹多，父母不让女孩儿上学，长大找个家嫁了就算了，让俺在家照护俺弟弟。可是俺就是想念书，天天背着弟弟去学校，站窗户后面听念书，听着听着就会了，用小棍子在地上写字。一个女老师看见了，问了俺这，又问俺那，没有俺不会的，她就准许俺背着弟弟来上学。俺一年级上了一半，就直接跳到三年级，后来俺娘不让俺上了，嫌俺没照看好俺弟弟。可是俺爱看书、爱读报，地上有个带字的纸片，俺都拾起来念一念。俺还学会了查字典。不瞒你说，自从1993年来到新疆，往家寄的信都是俺写的。教书的侄娃子说，俺姑写的信一个错别字也没有，用词造句很得当。”

我被她感动，说：“没想到嫂子你那么爱读书，现在没多少人喜欢读书了，他们都爱数钱了。回头给我个地址，寄书给你。”她高兴地拉着我的手，说：“那可比啥都主贵。今儿听总场领导说，要派个作家来俺家，俺又高兴又担心，担心俺水平低，让你看不起。”

我也拉上了她的手，老板娘的手骨节很大，手掌心涩拉拉的像砂纸。

天仍阴沉着脸，我和老板娘越谈越热乎，越坐越寒冷，她抖抖肩膀说：“刚才一生气跑出来，没有穿棉袄，这会儿怪冷的。咱回家边做饭边说吧。”我催促她快回去穿衣做饭，自己站起来去追姐妹们的背影。这时，大路边的杨树一阵唰唰地响，黄树叶纷纷飘落，冷风扫过来，我浑身一激灵。

刚来到地边，就听见一个女子在说话，声音清灵而温柔。我轻轻地走过去，见她一手抓棉花，一手打电话，白口罩在右耳边晃荡。她说：“好，乖儿子，妈挣钱了给你买。你妹妹呢？唉！妞妞，妈也想你啊，好，买棉袄，吃饱饭，妈妈记住了，好好听爸爸的话……”

(未完待续)
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